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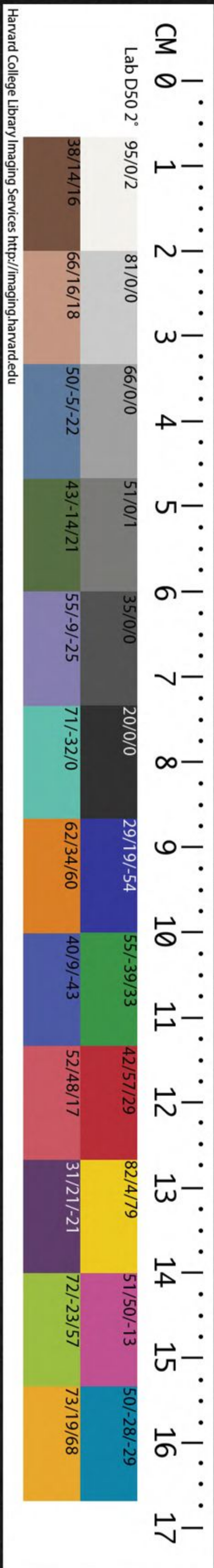
RIJOKAKU

JUN 24 1953

鐵國鐵

T-2527/0202b(6)

鐵



五

七

# 戰國策卷第七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  
委之召陵滎彊新及西華長平  
許雋陵河南之開封  
中牟陽武酸棗卷

##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

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

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

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

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

輔本  
作歸

取之必姑與之

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

比朱子曰老子為

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

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

舍此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

之資正曰與之以地猶資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

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

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補曰名勘元年威烈王二十二年下已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

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

文侯已講

補曰一

於已也

二國不伐

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啜飲也

盡一杯文

侯謂觀斯贊

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褚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後可

師號褚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

曰樂羊以

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

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虎謂樂羊所謂

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既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

大事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忌爲此以怒衆而成功  
乃其情則非熱然無以天性爲者也觀師贊之言其  
謗書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爲有餘比覆醢爲  
不足使其投孟慷慨一故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  
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竊負  
而逃林回弃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  
此哉劉于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  
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爲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  
坐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曰  
幸而不殺爾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

鄴屬魏郡

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一本子往子往矣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

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

補曰一本有之夫夫屬下

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老者坐先於衆

子入而問其賢

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

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

禾

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正曰說文禾本云禾粟下傍生草秀今狗尾也

鰲

元作

牛之黃也

似虎

鰲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耳正曰驪牛猶言犀牛狸牛不必拘以色論鰲亦黑色也爾雅舍庚

黃增韻注鰲黑而黃誤也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武夫石似

玉補曰武夫即砮砮

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補曰夫子曰不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不誠而且將以

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

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苑囿之吏鮑誤以書註官言之

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

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

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

乎比猶協補曰比音毗不毗言不和也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

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正曰通鑑無兩則

字樂仍音音下二語甚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

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謂

周衰世上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

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事記史以田子方為

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也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

實故書曰晉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侍坐元作王曰

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

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

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

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

左有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補曰汶

以岷作汶此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

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一本下夏桀之國左

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而右天谿之

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正曰按史左

河濟右泰即太華伊闕在地缺補云一盧畢在其北

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

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人商州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

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子商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補

而右漳金補曰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補曰姚云劉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

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

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本

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

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

亡其軀楊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

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

西河龍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

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

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補曰名罃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

二年敗韓馬陵敗趙于懷補曰痤徂戈反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

百萬祿之閉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

卒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敵之壓已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脉見其顯

決利害之倫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襄

之力也二人下所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

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

棟撓以屋壓喻脉醫家所謂方脉猶察也

也作擊

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

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

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

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

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

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蓋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既亦蓋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

卻至驟稱其伐彼已隘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

楚公叔即痤也澮北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

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庶長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非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

死者人之將柩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

此公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為

韓等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

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

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

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

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

能測鞅之去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西

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

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商君傳秦有韓字圍梁

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少梁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

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燕趙救之謂山陽



君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存

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

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為梁不如搆三國

攻秦元在趙策正曰諺據不明且當從舊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

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說

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

於此正曰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印後徙梁而韓宋魯

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主魏嬰史作鶯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補曰大

事記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桓侯即公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補曰

剔成釐侯即昭侯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魯君興

避席擇言擇善言曰昔者帝女孟堯舜女令儀狄博物志

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

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噉苦易牙太公世家注維

者乃煎熬元作燔炙燔火炙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

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

補曰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

威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

以臨彷徨目上視下曰臨集韻彷徨仿伴仿伴

山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其樂志死補曰說苑去楚

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于不

可遊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

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坐騁觀終日顧謂左史

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

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

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

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注料山各方皇水名右三說聊記以廣聞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註澤障

池亡其國者蓋莊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

補曰問須 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各在其國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

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

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

也証曰証以下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

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

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臆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

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

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道也而志

於樹德為王則謫矣故夫謫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謫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

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

陽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自戰自勝之術太

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

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

為王之外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自戰自勝無加也

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編欲滿其意者眾希賞

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止軍請還其御曰將

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

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中生伐臯落

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

忍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補曰

以過宋而徐子言之後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雙言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

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

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

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

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

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

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

龐以下並大事記文從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

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

得度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折節而

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關游謂使人游

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則必為楚禽矣

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

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

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

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

甲秦楚居二國之上補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

曰定止也謂齊之怒止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其務名終

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

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

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齊元作韓魏交為猶合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為

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

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

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

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

日為深候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

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弛解也昔約今解

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

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

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

未得其說以說

是其唯惠公乎

施也

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

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

之尾變水齧其墓

變漏流也補曰姚云後語作蠻水

葬鄆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滴山鄆之南山雖

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變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日潰也墓為漏流所潰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濁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物學記引一作濁

山論衡

見棺之前和

和棺兩頭木補曰王篇辨胡

也此作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

故使變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

張幕帶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

於朝註後語張張以朝

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更葬乎願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

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正曰

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

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

為猶撰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

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冷

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

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甫去聲為之為及之為去聲張之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犀首謂

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

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

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太子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項羽紀註

詳在滎陽補曰蘇子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

秦也下南有字恐衍

字汝南郡也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鄆下並屬潁川正曰鄆史

而多惑昆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潁川邵陵屬汝南

新都屬南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鄆丘七思東

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沂水出秦黃即陳留外黃正

大事記補曰姚本煮棗下有海鹽字徐廣

如鮑說補曰姚本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冀州

信都縣東北有煮棗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

北無踈姚註曾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決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

魏志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

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

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長城郎

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

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滄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

正義云河外即河南地卷丘權反在鄭州原武縣北行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

田廡舍廬田間屋廡廊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

衆行人多故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魏謂不

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

於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

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

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紀註並率阜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而趨百里大事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徒謂烹炊供養雜役廝音斯車六百乘騎



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  
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  
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也而  
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  
絕綿薄弱也正曰詩綿綿瓜瓞傳不絕貌蔓蔓若何蔓延也若蔓耳若何言不可奈何蔓蔓元作蔓若何則無文之稱  
正曰蔓蔓字通借何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罔罔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墜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  
毫毛不拔喻樹之萌將成斧柯柯斧柄補

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歟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

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有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故謂

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以此

與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史名厭謂趙獻與厭俱在楚正曰無考曰公

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音

奏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

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

以公孫衍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

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

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

衍以為衍功有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衍之功則秦魏

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聽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也衍傳有補曰大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間之

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

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

王之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

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

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取乘丘

屬泰山補曰正義云乘丘故城在兗州安丘縣西北收侵地虛頓丘危補曰虛

今桓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

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見秦策

夷疑當為九嶷正曰此南陽堵諸同陽屬楚破南陽九

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

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

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內沛豫州郡內言入其地正

者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屬魏郡補曰正義

黃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各

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惠王三年

齊伐魏取觀津魏取觀津王四十二年魏而道涂宋衛為制

舟收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不常

言雖得新觀路所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

從出又限二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魏王

魏故奔走援之

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

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

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

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

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

陽無異也言無且以遇下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王

不遇秦韓之下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

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效魏昔懼而今心廣又斤元

豈能止齊伐趙也正曰竟廣也竟魏之憂也斤作

楚人遠於革下地缺革豈萬邪遠傳遠楚以傳來

許地魏斥之也補曰姚本革下遠

未詳恐有缺  
誤革疑華  
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左華未詳補曰楚策作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

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補曰如下宜

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

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正曰楚策云楚王喜欲復

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睦事補曰軫之吞魏王曰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

欲以為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為忠斯言宜若自

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為求繁地乃以為資

面反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禦人耳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

背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曰物

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謀之深鄭彊出秦彊自秦出在

鄭彊載金人秦請曰應為智言能止其父補曰夫魏

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郢中不善公

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補曰郢中

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

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張儀相魏在惠  
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  
相涉 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

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曰

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為可不知

是其可也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正曰姚本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

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所謂

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正曰此策

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

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

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

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此八句當分為兩段前四句為一段見發其疑後四句為一段見實其皆然文其終徐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

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

救不足以應秦此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罷

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當戰今必

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

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

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

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各條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競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

謂補補曰章首有缺文張儀臣補謂齊王見前曰王不如資

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

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

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患此士

先逐張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正

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

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

而無事

衍無事必來四字

無事必來

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

犀首曰衍

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

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李從趙人

以車百

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

軫教

臣與燕趙故矣

言與之故

數令人召臣也

曰無事必來今

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

言不久於彼

旬五之期

期以十日五日王

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

急約車為行具

行所當具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

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

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

聞

聞之恐後天下得魏

恐得魏後於諸侯

以事屬犀首犀首

受齊事魏王止其使

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

燕趙聞

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

懷

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

齊趙皆以事因犀首

魏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

犀首必欲寡人

寡人從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

從與衍皆為魏約耳而因衍者

衆故楚亦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衍也

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

可

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

天下之事復相魏

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

彪謂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若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二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矜獎曲為之說故遇亦屢撻其微非好為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閉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

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

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相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衛

之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問私見之

諄反長間隙也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又

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

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

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

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

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物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

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斬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其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

一本此下有日字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標以

乃教衍說秦之辭孫本無和字



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相秦

故正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

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

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

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問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曰

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二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用

兵難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

之兵蓋徂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

好快讐秦之欲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

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

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

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

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

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

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

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

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

首補二字補曰姚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

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

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

掌之臣也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

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羣

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為然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母敢

入子之事入猶與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

胡猶何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文田

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

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

矣○一本此下別為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連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

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

其為韓也衍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若言助

曰時尚右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

說見趙策

事於世中道而不可

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

且王無所聞

之矣

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

王之國雖滲

言浸微浸弱如漏器

樂而從之可也

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補

日參樂未詳

王不如舍需於側

舍猶

以稽二人者之所為

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

需非二人之黨

吾舉事而不利於魏

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

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

厝措

以稽

之臣以為身利

身王

而國便於事

補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劉去

身利字一無而字似義長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彪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

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衍之事蘇代人之矣待衍

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闕外若此者不亦殆乎

日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

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焚惑於游二之言

而拱手以聽之其屣昏甚矣

史舉

即甘茂所事

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

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解舉故舉後見之

王為堯舜矣

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力邑於先生

弗受國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

也

任猶信也舉既非之

史舉不辭而去

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惠王時事

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

楚王懷

攻梁南韓氏因圍黃

元作黃下同

成恢

魏人

為犀首

謂韓王襄

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

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

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乎若戰勝兵罷

救

說此立日

大王之攻黃易矣

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

如輻於轂無有各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

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

言陳鄭所至皆平地

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他國境或有山川開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

守亭障者參列

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

為之補曰障關塞邊

粟糧漕庾

漕水運庾水漕倉

不下十萬

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

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

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

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

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

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事錢財而欲恃詐

偽及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

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

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則大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

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

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

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

秦韓為一國  
魏之亡八字  
一本作秦韓  
為一國之危  
亡

內詐力

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

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歸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

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

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

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

游士莫不日夜搯腕搯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正目

荆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卒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

從人為是固  
矣不識橫人  
果何心也

口鑠金

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毀

銷金積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

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

在諸國之先處謂魏邇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

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

約魏其過歟使魏而繹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

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

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

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

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

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

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中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

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年

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

首斯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約六

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

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

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

之得其隙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

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

不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

不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

可久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

曰搯音厄蠢愚也書容抽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補曰一本盱

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

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

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補曰姚註一作舍董

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

之北云不納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

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

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再今臣之事主若老妾

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彪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士君

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媼之老者耳

魏文子田文正曰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年矣正曰田文前相

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閔王欲得齊

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

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行薦文文必善

行善衍則復其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屢見策文蓋惠襄時人此策不可考

之楚令犀首之齊釣二子者謂乘數釣也舊作大字非將測交也

則猶卜也視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

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已楚

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

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

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

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

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

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正史

索隱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一

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

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補曰一本君其為考下文是

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

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

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

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



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

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正曰史有此八

說王之辭無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

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以皆將務以其國事

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

有璽則魏已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

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

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

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

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甚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

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報王二

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事記猶

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允約五國攻秦時亦有公孫

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嗇夫見者最與強見王也

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以問伺

補曰嗇夫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欲訟

收賦稅漢有虎圈嗇夫間見者間以候因無敢傷張

子此九年儀再相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

去周最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貴合秦伐

魏時正曰無考

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

去周最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貴合秦伐

魏時正曰無考

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田  
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復自魏入齊詳  
周策所載必最後欲之齊而魏聽之非不善之故也秦王武正怒令姚賈讓魏

王最蓋秦所置以相魏者補曰此因魏王為之蓋秦

亦怒最之去魏正曰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  
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為齊  
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其謂秦王  
入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亦婉

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

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最通天下

下不知以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矣正曰齊  
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  
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救邑之事王  
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

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正曰最遁

可以不疑魏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

大國欲急兵伐齊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

最而言為最所以自為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  
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  
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  
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大遠矣  
可乎哉補曰趣趙說見周

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

王武或昭正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

忠補曰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  
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願大王察之今大

刑也

一事一  
反一正  
作四大  
賤

智能以  
為知能  
也

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臣又恐趙

之益勁也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其矣魏信即

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

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

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此魏信之所

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

舍事亦去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

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

之氣將與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

抗秦必結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

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

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大王欲完魏

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補曰姚

之名魏信事主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

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各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

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元作難

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招為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國

處則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

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

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

以為利重得地則益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

王察之彪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

計不  
必辯

樓梧魏人後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二年朝秦正

年太子朝於秦秦來拔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太子為質既而留於酸棗昭衍說後不云復遣當缺

紛疆魏人正曰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

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

補曰高註還周旋於利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即所謂糞

魏行利而強將不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決

棄除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

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

與我約矣

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為此故伐

曰秦

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曰

昭正無

考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

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

與與國共伐魏

臣恐

其害於東周

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曰交載秦魏事從舊

可補曰為周

之為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

亦十三年補曰一本

為魏謂楚王

懷

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

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

豈秦歸太子而攻

秦

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

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

欲與之復攻魏樛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

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

救邑之王

昭

欲効城地

前許之未入也

而為魏太子之尚在

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

交以疾攻魏

此疾速也非各正曰作各通

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

補曰大事記報王九年秦甘茂樛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

齊樛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戰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樓子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楚

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也樓鼻土人合楚之謀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

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正曰魏王

所用下文甚明楚策魏相翟強死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如鄢陵正曰公指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謂齊王

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

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而而又

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

強言儀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

襲為齊逐儀正曰策謂齊王不如資韓明與之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今以齊秦

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

秦也鈞言齊與楚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

懼正曰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

和分北魏地鄢陵宜曰其懼合親以孤齊秦楚魏合秦楚

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

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

也首言出兵正曰首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

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

所用之故史書未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公無

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

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餘守為

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

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補曰鼻字書無此字韓策

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

於齊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

言搆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

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

於顏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鼻此強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補曰

語當時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正使人謂樓子

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

吾事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又謂翟

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必為合於齊外楚以重

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

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主魏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

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鼻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

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說樗里凡其辭

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正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

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

山東之要也腰人身有地於此兵法所謂率然補曰

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

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夫秦攻梁

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正曰要同上

上互言之示者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

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

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其

兵弱天下不補補曰作必不語順必能救地可廣大

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主不聞湯之伐桀乎試

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註密

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

以為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

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



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攻伐先

伐蜀為先而我執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魯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為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平蜀為試於弱之徵謬矣

魏秦伐楚

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

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

王交制之

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速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二年

魏令公孫衍

乘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矣補曰公孫衍說見前

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魏謂魏王曰臣不知

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

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

於

關內耳此時未為爵補曰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

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實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

聽秦矣因地夫周君實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

仇也

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也言與穰侯

今

行和者實慶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  
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  
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註齊人引策芒卯

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

固形言形勢必不能得者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註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今大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

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

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

因謂趙王曰救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

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

曰救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元作郊補曰當從上文姚

註云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

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

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

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

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北洛林即葡代所謂林中河南宛陵林

也卿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則臣

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

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

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

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

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

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

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

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

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

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補曰姚然曰國有事未贍

元作澹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

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

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舉

伐所得耳正曰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悝也齊蘇子

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伐

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

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

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

齊美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

不如復東蘇代使得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

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

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

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

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救而與王

爭得者王齊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

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

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

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

此言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又

必且劫元作日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

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

索於王補曰本更索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

用伐宋之策也

伐國

四三

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言不可信故為王

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

讐也補曰詳伴通史多有媾字句伴媾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從約者此

一本作雜賓即擯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

與講與秦秦權重魏魏毋明熟言慮此明且熟是故有謂元

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天下可令伐秦則陰

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而以

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為上交以

自重也如是人者嚮主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

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

說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

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造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則誓關而必无不與秦俱生使秦皆無百怨百利

惟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

天元作下嚮之以合於秦所謂嚮王以秦為上交者是免國於患

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

也燕齊燕齊雙國也兩國自宜問易秦兄弟之交也與秦

昭冉世相讐

合雙國以伐婚姻

猶兄弟也此士欲為

臣為之苦矣

言伐奉之難而已為之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

元作起

以燕齊

補伐秦黃

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

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瑍

元從

周最周韓餘為

徒與為從而下之

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

以其

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與秦惡

扮之

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補

目扮撫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

臣也

傳之

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

不通秦補曰燕策蘇代謂

焚天下之秦符上計破秦其次長擯之皆與此合

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

修朱嬰

此皆三晉之吏也

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

之

敗宋郭合秦之約

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

游揄揚之

而以齊為上交

蓋詐

兵請伐魏

兵齊

臣又爭之以死而

果西因蘇修重報

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臣非不知秦權

元作

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彪謂此非蘇代不能

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

之不給安能賔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辭以見其

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

果决也

歷叙之

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之中則擯之下則媾之未及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

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

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問陽姑密元作衣乎

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訛李兌也說見趙策臣

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攻魏者亡趙之始

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

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

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

國莫強於趙而并衍齊齊秦王昭正曰賢而有聲者

相之并猶無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強矣無得秦助正

相之句言趙強無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

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

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攻魏所以為心腹之疾者

趙也言秦以疾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

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此十一

年正曰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

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  
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文惠曰文願借  
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  
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  
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  
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  
以其西為趙救也魏在趙西為之救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  
秦歃之血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  
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

萬車二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乎稱其父嬰嘗約

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趙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  
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

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  
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

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  
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

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暇游觀  
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



夫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以輸

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

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

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

之兵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

監口虛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

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二年

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

其北魏魏王且從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

陶攻齊得剡博並屬太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

卽是剡壽正義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補曰

云壽鄆州縣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

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爲君計

者勿攻便補曰魏昭王十三年秦兵至大梁卽取魏

卯入北地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役皆冉相時而

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

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功必

棄天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爲此年事矣

然秦攻取劉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宛穰廣陶說見

趙策。許鄆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謂新城君曰夜行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不能禁人議於君

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

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魏不能禁人議於君

也秦策段彥語同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東北補曰鄭州管城縣魏王發兵救

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不出攻

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

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

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

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

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

乃為之見秦王昭正曰時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

挾私為政與正同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已也願大王無

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

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

猶言不可測也方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

不急于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

從也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

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

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荆楚濟齊正曰一本荆齊是未有稱齊為濟者字多

傍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

彪謂隣國有兵救之卹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

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

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救之則

是鄉鄰有關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大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而

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

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

趙補曰姚木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

云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

為魏謂楚王慎棄正曰無考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

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

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遂伐齊與魏便

地言以所得齊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令翟強與

秦事

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

謂魏王曰

鼻之謂之

鼻之與強猶晉人

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

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

酈食其傳註止息傳置之舍

舍

不足以舍之

守衛之盛舍不能容

強之入無蘇於秦者

言秦輕之無與

為樵蘇者正曰一本蘇作蔽是言無人從之

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

安可

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程強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程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容強為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士蓋為強言以激魏

王者也此當在襄王時

成陽君

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為韓人不疑

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

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

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

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

安猶徐

求質於秦

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

正曰質質子之質

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其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

聲華下華陽史無音

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

為魏謂穰侯曰

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

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地正曰索隱云云

梁卽南梁又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說見齊策

年拔趙邯鄲二邯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

子之破故國補曰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

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

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

為此臣魏大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

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畢子地割八縣

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

卯入北地梁之北非郡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則也

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文考

攻魏魏見二國為秦用遂欲講秦時蓋合楚趙共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

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亦

驗也正曰索隱云少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

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

不可數也夫戰勝畢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

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補曰漢史天今又走芒卯入

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

五三

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

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

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補曰一本標孫

作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

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陰

必亡陰穰侯別邑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願君補補曰史願君速楚趙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

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

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謂

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之從而君後擇焉

擇其所與於散從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

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言得亡國

以拓陰之封地兩機盡兩謂得縣啟封盡無遺也故宋衛効魏自比二國二國小國也

尤憚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秦而君制之補曰史云又為陶開

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

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陶南

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

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

圍彪謂賈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

補曰一本訴作

訴是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

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

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

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

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

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姚本也作乎

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今主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

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

縮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

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

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

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縮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

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

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

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

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交期曰王視楚王項楚

王入秦絕王以三乘先之先楚楚王不入楚魏為一

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

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

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

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

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

死乎問何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

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也俟其入臣今從

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

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

之令王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

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長

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願

王無憂彪謂周詐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

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詐之所諭者理庸人固可示



單國策  
為我為王以為秦  
以為魏之為去聲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

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

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

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

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

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

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

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

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

日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

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釐

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下同者年九十餘

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虞卿謂趙王文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

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今王能以百里

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

移於趙趙主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

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執范痤而未

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

瘞之身夫殺無罪范瘞薄故也猶細而得百里之地

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

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

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

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

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瘞瘞雖不肖故魏

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

者補曰一本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

如君矣王聽趙殺瘞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

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

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在趙可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

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

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也補曰

一本標也作乎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

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

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

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

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

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補曰史負強秦之說據此

則負當從特訓從策文則負任在背以為喻也史義長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

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補曰便事

史並作更字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黨從太行山西

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

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

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曰危隘史作冥阨也說見楚策若

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

秦又不敢也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

梁也大事記今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訛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文法 变化

不攻衛與齊矣

補曰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

韓亡之後兵出之日

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堽津地而以之

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紀

注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正義引括云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雍於用反

決滎澤滎屬

陽書註在敖倉東南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補曰正義云言

補曰史作熒一本同

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滎澤滎澤王之使

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秦

之欲許之又矣許言聽之又言秦之先自惡之然而秦之葉陽昆陽

與舞陽高陵鄰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正山高

波瀾

接宛而力

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大事記葉陽今屬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

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今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

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在鄆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云燒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

安哉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且夫憎韓不受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補曰史不愛安陵氏

下文可推。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猶

他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

河山以闌闌入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

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

垂都焚勾陽有垂都亭正曰此引徐廣說彼文无無都字補曰索隱云有廟曰都正義引括地志

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燔游已奪之云與此類特泛

言之邪墮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

許規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補曰大事記

穰侯圍大梁亦北至平闕魏記注在東平須昌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正曰史

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

華銀綵皆魏地也河外河內補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魏地也大

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

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

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由此大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元作矣補曰姚云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

韓受兵三年矣受秦秦撓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

弗聽補曰史識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

項刃補曰為去聲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與

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補曰史之下有之無

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補曰史無乎字王速受楚趙之

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

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

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審

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為關也補曰下云使道安城出

入賦之云云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審州共城縣審

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初取韓上黨故蠶食其

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仁來

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

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者賦之取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正

以上黨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補曰史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

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補曰史今不

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正楚趙大破

魏齊甚畏皆為秦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

日不父記有與上一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眾矣

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

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  
 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  
 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  
 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  
 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  
 稱特以好士之故黃歇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  
 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  
 國田文怒小丈夫之議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  
 而為宗國召兵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歎既敗劔  
 勝僅合楚趙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  
 文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趙  
 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  
 過能改其才與智皆非餘子比也  
 因大事記稱惜之言輒附著之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謂魏王  
 曰不如收元作齊趙而構之秦構者令其戰也收趙而

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

而構之秦趙復鬪閭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

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意或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

王之東長之也荆齊在魏東不樂為待之也待魏之

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

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長之

也下無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曰注說魏王曰王胡不為

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舖平都君曰

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



又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補曰姚註一作部前有樓梧即此人此時事也將令秦王

昭正曰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正曰未見非梧遇而無相無相

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

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補

曰一本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

時君王后賢與齊敵也正曰註謬甚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

能得齊事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

必重王矣補曰此時必魏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今

定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蔡正曰此不相涉齊策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

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即萊左傳公會鄭伯於邾杜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通而

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曰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

事凡言亡非縉恃齊而輕越縉禹後屬東海補曰姚必國滅也本恃齊以捍越春秋鄭

穀梁作繒杜註今琅邪鄆縣齊和子亂大公田和而越人亡繒哀

年莒人滅鄆與此異補曰左氏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註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訛為齊

鄭恃魏以輕韓魏補曰此伐榆關九城圖在平州

安王三年楚歸鄭榆關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而韓

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

原傳二十五年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

趙亡中山補曰周策宮他謂周君曰云云畧同○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

魏齊共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史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中山與國者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

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

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

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

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作或化於利化

移比於患比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

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賔元作秦而久不可

知久猶後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

乘之國是即猶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

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身亡乎曰一本身作胥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

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

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

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

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

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其基補曰索隱云酈審趙三

名曰慮又以天下為可一者慮又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

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

人補曰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不知此

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

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

言期約不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

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

資從食其所而以資子之雙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

正曰時與資者從也而不可考

秦拔寧邑此二十一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魏王

此二十一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魏

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作搆

與秦講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

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

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曰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報王

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

報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

聞卒拔也是歲報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

周無恙時也決為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

策吳慶吳人正恐魏王之講元作搆於秦也謂魏王曰

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

魏為親秦故外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正曰王

之秦因攻之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

去者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

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聞之中

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頭塵不去

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補曰焦卷往見王曰今者臣

也申舒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來見人於大行補曰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

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吳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

我馬良

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

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

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

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

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霄正曰孟子記魏人若以為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為肖

謂齊王王庭正曰無據事必在前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

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

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為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無魏重者而害

有魏重者不可示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令肖以王齊此說齊

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

以齊有魏也因齊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霄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成

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

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

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

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

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

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

卒，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睢

此十一年來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正曰：史不云唐且恐有訛舛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補曰：管安陵人，魏記註召陵有安陵。縮高其子

為管守。補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信陵

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

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

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

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中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

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人，其子守字句。補曰：一本標。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正曰：一作人之所大笑。

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

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

魏也。正曰：說見下。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曰：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

之。若君弗致，補曰：刻本此有也字。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

曰

戰國策

卷之七

六十七

魏也。正曰：說見下。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曰：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補曰：刻本此有也字。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曰

戰國策

戰國惟此  
策大類在  
氏律令

敘事  
從容

姚本趙主也安陵  
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屬召陵召陵

屬魏而此謂成侯為先君蓋趙襄子補曰  
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王大事記引作

棄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襄

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正曰大府之憲  
即受詔於襄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子而受魏之憲則

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補正曰有常  
不赦國雖大赦刑也

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  
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

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

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已無違元作人臣之義矣正曰無違人臣者  
豈可使

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

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

困於思慮困猶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

罪故謝彪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懷

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

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正曰信陵君賢而

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

過惜哉補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諧安陵於

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

陵君趙建信君之此長孫佐輔于武  
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  
共舩而釣龍陽

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

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

為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

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

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

惡人註謂醜貌人此疑衍內字或之字訛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

趨走避人於涂在涂則行者避補曰四海之內美人

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

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

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為誤正曰誤猶言有是

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

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

摯進摯酒其自纂元作纂繫元作繫也完美摯覆也言自此自

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結於王正曰高注

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

為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必得而近習之人相

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



之術也

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承襲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

將出兵先令以警之

其從於王者

械當從者

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旄旗之旒

之舟

上繫之

以楚攻秦猶於也亦

臣為王之楚王耳

補曰一作

臣之

反而行

行兵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即此說者

曰子為我反無

見王矣

欲其兩反不必見考烈

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令涉魏境

秦使聞之以告秦王

莊

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

來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

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策正曰事證未明

魏鞅

魏人為魏說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

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

先春申用事之人

二十餘年未嘗

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郢

元作

隘之塞

魏記所謂冥阨注楚險塞或以

為江夏郢縣

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

倍音背此昔者所以

未嘗

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日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

梧

梧屬楚國此時為魏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

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為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

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

割以予秦相

補去

百六十里

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

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近

元作已正曰元在韓策今也詳其文當屬楚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為之謂

安邑補補曰宜有邑字大事記有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

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聞王言故立其次補曰一本

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

郡矣非獨秦也正曰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已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正曰說見後或謂魏王曰補曰

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云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

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並同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

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正曰見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能棄

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曰

子注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

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

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

也甚而王以是賓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

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常秦自四境之內執

法以下之執政至於長輓者長為輓車之人故畢曰畢猶與嫪

氏乎嫪毒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

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

嫪毒功因毒而割故功在毒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

嫪毒毒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以嫪毒勝矣以不韋為勝王以

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

下上矣補曰孔叢子注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矣秦魏

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卒歸於欺今由嫪氏善秦而

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

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

此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毒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畧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一年拔朝歌二年拔及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日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

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目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

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

戰國策

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

請廣於君廣其地正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

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

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

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唐

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

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倉鷹擊於殿上補曰倉即

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休

與臣而將四矣徵祿戾氣自三子言之為言正曰說文祿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猶言祥

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長跪而謝之曰

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夫韓魏滅亡而安

戰國策

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睢自璠十一年請救至是

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

